

北海杂录





B0085971



自序

自古政不墜于上聞，凡官斯土者，必採輯其地之風教政俗，以獻于朝，識治亂，辨純澆，課殿最，胥視此矣。自時厥后，當官每視為具文，浸且闕然弗舉，凡風教政俗，匪独朝野隔膜，即叩其邑之士夫，且有茫然不知者。虽有志者欲起而補偏救弊，兴利除害，其道无由！族弟慎始观察向有见于此，慨然于輜轩之久废。因思报館所在多有，访事纪事之员咸具，使各館日采其地之風教政俗，登之报章，岁终辑为成书，以便购阅，未始非广见闻之一助。尝著论以为报館劝，报館勉之而未行也。光绪甲辰冬，观察奉檄办理北海洋务事件。余与观察知颇深，亦忝为压线。既至之明年，中西接洽，民教相安，事尚人和，得以接晤其间之贤士大夫及巨商长老。谈次，凡天时、地势、商务、风俗、农业、渔业、土产、矿产诸端，靡不涉取，有所得，辄手笔录之，细大不捐，积凡若干页，岁晚务闲，属余为之述其事，编其序。余自知算数，不足以博大雅之一噓，然既承所属；又以学部近咨各督抚转飭州县，选择淹博能文之士，采乡风、纂土志以上，意此间将必有专编纂之任，及肩维持之责者。用是不揣固陋，掇拾成帙，名曰“北海集录”，亦谓有闻必录，不免杂乱无章。既不得比于輜轩；尤不敢附于记载，聊以备将来之编纂土志者，或有一二之采择，并后之补偏救弊，兴利除害者，可一览而知其大概云耳。是编所录，均自采访得之。其中尤以关君星衢、陈君星浦、陈君文彬、罗君礼露之力为多。用并数言，俾知是录之成，其来有自。是为序。

光绪三十一年岁次乙巳季冬之月朔日 三水梁鸿勳谨序

勳



凡例

一、是編所錄，均自來訪得來，其中舛錯之處，或不能免。識者尚其見諒，並請更正；

一、本埠為通商口岸，華洋雜處，民教駢居，凡教堂醫院洋人洋樓等，皆地方官所宜保護，故一併錄入；

一、所錄不外北海地面，而北海則以商務、漁業、農業、土產諸端為最要，故錄之較詳；至附錄欽廉數處，兩屬原自有志，無俟贅錄，亦祇于商務掇拾一二而已；

一、是編不過隨時諮訪，有聞必錄，故所錄類屬近年之事，尤以乙巳年為較多。至軼事遺蹤，未便稽攷，概從闕如。

北海杂录

原始

北海埠地濒大海，古昔为泽国，后以沙积而成。相传此地原名“古里寨”。其为商场也，访诸长老，犹能道其事者。大抵先有南河一埠，迨南河埠散，而北海市始成。北海市创于道光中年，斯时生意，不过渔船伙食而已。至咸丰初，红巾匪乱，西江梗塞，凡广西之北流、玉林、南宁、百色、归顺州、龙州及云南、贵州之货物，均由澳门用头艚船载运而来往，且无关税厘金，货物出入，各从其便，是时即有一卡，然入口货只抽棉花洋药；出口货只抽纱纸八角，因此大为兴旺。其建铺户也，自西徂东。外沙日积而日长，铺户亦愈建而愈出。光绪二年，《烟台条约》立，遂开作通商口岸。光绪三年三月十八日，英领事始悬其国旗，其至北海为最早，故其建署亦最先。光绪十三年十月，法国始建领事署。嗣是外渐至，而商务亦浸盛矣。

人

天时

本埠坐南向北，面海背山，故时而冬也，朔风怒号，直吹户牖，时而夏也，嶺障南风，炎热不能散荡，一寒一暑，逐比他处而益甚。其尤异者，冬季连日飘风拂拂，寒气逼人，可衣重裘，忽而风和日暖也，则又可衣单袷之衣，或至摇扇。春夏之交，地极潮湿，箱匣稍不及检，衣服或生白膜。暑天大约自三月中至九月初止。现年夏季，格外炎热，居人苦之。多患痢疾，西人亦有染者。自同治季年迄今，时有瘟疫，亦起核者，往往先见死鼠。然近年之患疫致斃者，其数亦属寥寥。

地势

本埠坐落东京海股东经线一百零九度七分，北纬线二十一度二十九分，北面大海，岛屿苍茫，波澜壮阔，风帆上下，沙鸟回旋；南背嶺头，平沙无垠，洋楼矗起，巍然并峙，西人之所聚处也。此外烟村茅舍，若近若远，皆可指数。其西则冠头嶺，翘然特出，峰峦起伏，直奔地角，下积一沙，逆水而生，长约六里，横列于埠前，成拱抱状，是为外沙。渔人舟子，列柵而群居。其东则平原数十里，直抵廉州府治。距北海十里许为高德，宇舍隐见，轴牖相望，此其大较也。商埠横直占地约四里，铺户约千余间，直街只二条，一曰大街，区分数段：若东泰、若东华、若东安、若昇平、若大兴、若

西靖诸名，凡般商巨贾，胥萃于是：一曰后街，以后于大街而名；或曰高街，以高于大街而名，亦分数段。又有新卖鱼街、中华街、兴华街、沙脊街、白坟坡、粉行、旧卖鱼街、旧米行、西头街。其余横街曲巷，未可缕指。

村民

北海原名“古里寨”，属廉州府合浦县珠场司。未通商时，有北海村，距商场半里，始于嘉庆年间，迄今约一百年。该村计二十余家，百余人。埠之东约十里，有小埠名高德，始于道光年间。埠之西有红坎村，计六、七十家，七、八百人。有地角村，计二百余家，约千人。有北田村，计四、五家，二、三十人。有石步村，计二三十家，百余人。有流下村，计十家，三、四十人。有南沔村，计百余家，五六百人。埠之南为嶺头，若林屋，一家，三四十人。若独树根，五六十家，百余人。若上村、下村，计百家，二三百人。若大墩海，三四十家，七八十人。若高沙，十余家，二三十人。若赵屋，五、六家，二三十人。若洞尾，十余家，五六十人。若苏屋，十余家，五六十人。若石子嶺，十余家，三四十人。若白屋，四五十家，百余人。若火烧床，数家，一、二十人。若新村，四五十家，二、三百人。若沙湾，七、八十家，二、三百人。以上诸村，大抵以北海村历年为最多，以林屋村为最富，以地角村人烟为最密。另外沙蛋户，列棚而居，计二百余间，约六七百人。

人数

查现年旅居北海之华人，统计二万左右。大约商人占四，而工人占六。此外英人十九名；法人十三名；德人八名；葡人十四名；安南人十二名；若美、丹、瑞士、那威等人各一名。共计西人七十名，内商人仅二名，商人之眷属共九名，余或领事、或关员、或教士；另旅居北海附近者共九名。耶稣教民、天主教民各约三百名。

风俗

北海土瘠民贫，然俗尚简俭，易于取足。观其聚族而处，大者不过数十家，小仅数家，类多版築而居，编竹为瓦。雕墙峻宇，诚不数数觐。其甚者茅屋数椽，浓阴四面，秋隘朴陋，如观古重图。盖就地购料不易，其价亦昂，故编竹牵萝，遂亦自成风气。然竹难为持久计，年湮一易。故北海谚云“人穷住竹瓦，竹瓦住穷人”竟询有味乎其言之矣。

北海滨临大海，鱼虾蜃蛤，繁生其间，除捕鱼为业外，大抵男事耕耘，女织麻布。然赋性慵而生计拙，且无远大志。间有家颇小康，辄不事经营，若甚自足者。

北海妇人，性亦近慵，类多不以女红为事，故逸则淫，淫则忘善，忘善则恶心生。尝有夫妻反目，辄私自逃走，或下堂求去，投诉公局，局绅得判以离异，断令赔偿礼金，则夫可再娶，妇可再醮矣。

迷信神权，中国通病，而北海土人迷信颇深。埠上有“三婆”、“三王”、“文武帝”、“龙王”、“华光”、“普度震宫”等庙；外沙有“龙母庙”。尤以“三婆庙”香烟宸威。此庙乃建于道光九年。此外各村落更每设社坛，其小庙尤不可缕指。每岁春夏间，藉酬酬恩演剧二三次，每一演多至十余日，每一日费至四五十千，该项或各街认派，或行头敛资，更或同帮科钱。一年之间，所费不貲。其尤可异者，埠之西约三里，有华光庙，土人素信奉之，凡疾病必祷，携备药方一书，请神前而杯卜之，开服方药听诸神；更或扛华光神到家视病，继则扛神至市上药店，视扛神者所指何药照执之，服食无疑忌。其扛神往来街上，则鸣锣喧阗以随其后，几于无日无之；其甚者不分昼夜，或一昼夜数起。在不知其俗者，闻之骇然，疑有意外之警，而土人习以为常，其信神不信医，大率类此。

土人信神，因信巫，既信巫，因不信医。此北海所以有“饿死医生，饱死巫人”之谚也。巫之惑人，术至不一。一为打斋，谓以超度亡人也。凡有新亡，必殓行室内，须于五虞期内，延巫打斋，先引路而后出殓，意谓鬼犹求食，若非导其前路，将依何之？难免馁而之善，人子所不忍言也！是以家无余积，虽典质变产，犹勉强从事。播绅之家，亦相率而为此。习俗移人，贤者不免，信夫！近曰打斋，愈出愈奇，有所谓亡人淪落地獄齋道者，巫人乔装，一如优人，叫号跳跃，作破地状。名曰“木莲破地獄”，怪诞支离，一至于此！一为打胎，以为童男童女，或逾花甲之男妇，一遇有病，恐其别往投胎，故延巫打破别处之胎，使不得往投，则病自愈云。巫人乔装各神状，鸣啞叱咤，跳舞中宵。一为跳鬼，亦分二种，曰跳六郎、曰跳六娘。相传二神能作祸祟。妇人病，以为六郎为祟，男子病，以为六娘为祟，均延巫禳之。每跳鬼一次，巫人索资，多至二十千。一为拜斗，又曰拜星，不论男女老幼，有病者多为之，亦求福禳祸之意。以上巫盪，或一日数起，或十数起，每起费资或数元或十数元不等，岁耗巨资，牢不可破。《嶺南杂记》所載廉属

风俗，士人遇疾，惟祭鬼以祈福，诚哉是言。

北海每岁正月望日，附近各村如独树根等，例奉华光神出遊，排列仪仗，遍遊北海各街，所至辄恭设香案，民扶老携幼，焚顶烧指，迎诸道旁。是日也，锣鼓喧阗，士女踊跃，一年之内，推为极盛；又是夕士女，乘夜偷擷园蔬以压胜，俗谓之“偷青”，意谓采之者获吉祥，故男群女队，而至园蔬几立尽，老圃知其然则先期拔之。盖物虽有主，惟正月望夕，则取之不禁也。

清明节届，家家上踏青之鞋，虽幼女少妇，均随上坟挂纸，衣香人影，络绎不绝，颇为庆闹。近以盗贼披猖，官有派勇分巡，以便来往。

五月五日，为端午节，角黍艾酒，风元甚殊。埠上惟广商饒贤置一龙舟，届节则铺张旗伞，绕遊河内。此外渔人舟子，或三五为群，各以小艇竞渡为乐，士女往观，类乘一叶扁舟，河上逍遥，往来如织，亦一乐事也。

七月十四日，为中元节。各街均举盂兰会，咸以布障盖街，店门均挂红簷，舖内张灯列花，以壮观瞻，街边则焚冥镪楮衣，所费不貲。中秋节，商店及人家均不甚措意。至冬月，合埠必在三婆庙建醮，以祈祷平安。

北海通衢赛会，十年一举。举则张灯结綵，摆设仪仗，翠亭人物等件，三昼四宵。自开埠以来，尝赛会二次，每次费资不下数千金。

本埠自开作通商口岸以来，外人举办庆典，亦有数起。如一八八七年、一八九七年，即光绪十三、二十三年，为前英皇六十、七十万寿；又一九零一年即光绪二十七年，为今英皇加冕；至于每岁年节国节，中西官均彼此往来致贺，亦间有宴会张灯燃炮，以为庆贺者。

嶺头地高而平，可以建高楼，可以远眺望，可以适遊行。故西人皆喜居之。暇则即其旷地打破踢球以为戏。秋季多猎鹤鷄、鸕鷀、沙雉、白鴿等鸟；间亦有到附近村落猎席。是年腊月，有德国人在南康地方猎席一头，重约二百余斤。

商务

北海一埠，店舖不下千间，而大中商号约四五十家，以广府人尤占多数。本埠生意，则以同治年间为最旺，斯是载运货物，俱是头艚船。入口则花纱足头、呢羽、鴉片、药材；出口则麵、油、靛青、粮食、纱纸、八角、八角油、桂通、桂油、云南锡板、牛皮。

所以新关一开，每年即有餉银数万两，嗣是洋关开，抑又更旺。自南关划界后，则云南货物来往，由港直附海防入河内上保胜而去。及龙州通商，该处货物，亦由海防而上，此时入口之花纱呢羽，出口之锡板八角，已渐减落，未几梧州通商，而广西南宁、云南来往货物全无矣。未几广州湾租与法人，而高雷属之货又无来往矣。

查北海商务，光绪二十六年，值价三百八十七万六千四百六十六两。二十七年，值价四百二十二万一千八百九十七两。二十八年，值三百二十九万八千七百二十四两。二十九年，值三百四十三万一千五百九十四两。三十年，值三百零一万四千六百五十八两。现年值二百八十四万三千五百六十一两。洋货进口，每年约值一百七、八十万两。以原白色布、标布、印度棉纱、洋药、自来火、煤油等为大宗。土货出口，每年价值约百二、三十万两，以靛、粉、海味、猪只、牛皮、黄丝鸡、鸭毛、桂元肉、水牛皮、菸叶为大宗。

洋药进口，昔为大宗。查广州湾未租与法人之时，洋药进北海者，多至一千余担，近年只百余担或二百担不等。推其原因，每年九、十月间，有大海波渡十余艘，载靛、瓦器往星加坡，返则私载洋药回琼州，迨总税务司设章防范，凡此等渡，由外洋返港，须于驻外洋之华领事馆有凭照，书明该渡回华，载有洋药若干，船一抵琼州之榆林港，须将此项凭照先呈榆林关，关闭后，着令到海口关纳税，此法行之，已有明效。然渡船及轮船私运到广州湾起岸者，数尚不少。闻从广州湾入口之货，价值二百万两左右，如中国设关在广州湾内，如胶州例；或设于边界处，如香港、九龙例，税务当有起色，漏卮之塞，其可缓与！

农业

北海四周五里之内，均已开垦，其树艺者，田禾约占一半，余皆杂粮，如花生、苡芋、粟米、水菜等是也。田禾有每年两造者，以五月、十月为收获期，惟坡禾止一造，五月播种，八月收获，获毕，仍种番茹以继其后。往时花生每岁只一造，近年改播洋豆种，则有两造，亦以六、十两月为收成。然一地大抵以花生一造、番茹一造为多。粟则每年一造，收成在四五月间。间亦有种蔗者，然占地不多。成热之度，田禾一百三十日；花生一百三十日；番茹一百十日；粟一百五十日；蔗二百日。现年早晚两造，稔称九分。早造花生甚丰，实近年所未有；晚造番茹亦最盛。闻十年前，尝有合股试办蚕桑，使男妇均有工作，意甚善也。奈办理不得其人，事遂中辍，为可惜耳。

渔业

附：鱼性 畜鱼法 烤鱼法 腌鱼法 糟鱼虾法
取蚶法 畜蚶法 腌蚶法 海品 晒盐田
渔船 渔具

北海濒海，地称鱼盐。故捕鱼为生者，以北海为多，距北海十里之高德次之。统计大小渔船六百余艘，大抵北海占六，高德占四。承捕之处，除就地外，其西南界，有若纳门，距北海六、七里；有若南万，距北海十五里；南界则有润洲、斜阳，以水程计之，润洲五点钟可到，斜阳八点钟可到；东界为江红、企水；西界为冲港、白龙尾等处，均十二点钟可到。以上皆属粤海，然出鱼不甚多。惟越南洋面，如老鼠山、青鳞山、狗头山、婆湾、东京山等处，出鱼甚丰，承捕者多往就之，水程一、二日不等。至放洋一节，其採捕于粤海界内者，则自二、三月起至七、八月止，约按月一来往，其承捕于越南洋面者，则自八、九月起，至来春二、三月止，约三阅月往返一次。其捕鱼时，须乘微北风，无风不能放洋，风烈亦不敢放洋。每年三四月至七八月，出鱼甚少，九月至正月，出鱼较多，粤海海面均同，此其大较也。中国渔船赴越南界捕鱼者，二十年前，法人始收船牌费，然犹不拘大小，每艘只收牌费十元，既而逐渐递增，近年复量船之大小，以为等差，其多者费至五十元，少亦二十元；且往时捕鱼，准自带盐觔，以为腌鱼之用，近十年间，法禁带盐，势不能不买洋盐以备用，而价昂四倍！至渔船从越南出口时，前十年，每百觔咸鱼税银一钱零八厘，今又倍之。餬口维艰，每多辍业。

鱼性

鱼之起伏，恒视乎风。每逢五、六月间，西南风起，鱼虾毕浮海面，至数尺不等，难以网取。迨交九月北风起，鱼乃下坠，方易承捕。至垂钓则反是。

畜鱼法

咸水石斑鱼网得时，如欲畜养，则放于船头舱内，此舱底开有二孔，使生水出入，鱼得以吸之，可养十余天。余鱼无畜养法。

烤鱼法

用铁线箕或竹箕一个，置于架上，架下用盘一个，内貯炭火，将墨鱼放在箕上，焙干至七成，然后取出再晒，其色乃佳。焙鱿鱼

用大缸一个，中貯炭火，将鱿鱼贴在缸边，至焙干为度，俟有太阳时再晒。每日每缸可焙至数十觔。焙法以此为上。

再有倒放竹筐，使底向上，将鱼放在筐底面，下以炭火焙干，每船每日可焙数百觔，然售价稍低矣。

醃魚法

北海鱼不一类，其可作咸鱼而为大宗者，大则有红鱼、石斑鱼、腊鱼、沙鱼、大钉鱼等类；小则有钉仔鱼、红三鱼、腊仔鱼、白仔鱼等类。捕得后，以盐醃之，每百斤约用盐四十斤。以合浦属之石头埔盐为最佳，越南盐不及也。

糟魚蝦法

用糯米三斤，煮成饭，后加酒饼三四钱，和饭发透。先将鲜虾鱼每斤用盐三两，醃至二三日，取起，将糯米饭拌匀，糟至二星期之久，乃可食。每糯米三斤，可糟鱼虾约二斤，惟此品只自用及送客而已，难于久藏。

取蚧法

蚧性坠水来去，水涨蚧入，水退蚧出。取之之法，于水涨时网横海中，网上系有竹筒，以为标记，网下则系以石子，使网坠海底，蚧逐流而去，触网则两爪穿入网眼，进退不能。收网时，以手解取之。其网长十余丈，阔约一丈，以细麻结之。蚧性畏火，间有夜间持火往海边照取者。

畜蚧法

蚧有数种，曰青蚧、曰螃蟹蚧、曰大白蚧、曰大花蚧。惟青蚧可畜。畜之之法，用盐水浸草藏之，每天灌咸水二次，可畜十余天。

醃蚧法

凡蚧大如银元者，先煮也，后藏以盐，载往广西发售，每斤值铜钱五十文。至大花蚧，则煮也拆肉晒干，亦寄往广西发售，每百斤价银二十两左右。壳则可为田料，每百斤可值铜钱二千余文。

海 品

北海出产，海味亦为大宗。若龙鱼、墨鱼、大地鱼、带子、蚧

肉、大红即大虾、金钩即小虾等，近亦有罐头虾，惟不多。且有以杂鱼子、虾子作为汁鱼汁虾者，数年食之，其味更美。又北海附近出有沙虫，长约三寸，身匿沙泥之中，遇水退时，取之者须识其孔窍，乃可搜取。鲜者每斤价约值铜钱五十文，晒干者每斤约值铜钱四五百文。以之作羹，其味颇鲜，土人称为上品。海螺亦有出产，惟不甚多。珍珠螺出自白龙城，肉亦可食，采珠者于每年二三月至六七月时，用竹筏二张，彼此合力，牵网以罗之。近年产珠颇少。雷州产有海公鱼，每重千余担，非罟网可取，须以铁标叉之，叉得后，用船十余艘，合力牵至岸旁，煎取鱼油，每斤约值铜钱百余文，惟采捕不易，每年捕获者只二三尾而已。

晒盐田

田在海边，底填以石，外築小池一方，再外築大坊一方，大坊开一窠门，遇每月潮信涨发两次时，海水即由窠门透入大坊。日色佳，则晒一二日，用龙骨车名水车，运入小池，再晒一二日，然后运入石底盐田。如清晨运入盐田，晒至下午，便可收盐劬矣。现盐价每万斤约值银六十两左右。盐田以合浦属之石头埔居多，钦州属之东兴亦不少，尤以钦属之黄龙所出为最佳。

漁船

头号密尾漁船（又号碇州密尾船，因船始碇州，故名）。长六丈，广一丈五尺，载鱼十多万斤。船上有三桅，中桅高四丈八尺；头桅三丈八尺；尾桅二丈二尺。中桅帆上广二丈七尺，下广三丈八尺；头桅帆上广一丈八尺，下广二丈五尺；尾桅帆上广八尺，下广一丈二尺。顺、逆风均可行驶。如遇顺风，其速率可比轮船。收网则用车盘，安置船面，其长与船同滴，用收网上之绳者。船上备网数张，每张重一百五十斤。落网采捕时，须两船并行，分牵两爪，绝流而渔。鱼多时，则一网可得鱼四五千斤，少则一千斤左右。惟每日只捕一次，晨早五点钟落网，下午三四点钟起网。船上渔夫，除舟子眷属外，僱用十一人。每船连渔具共值银二千元。密尾船分二三等，式同，但广狭长短虚实耳。

大开尾船。长五丈一尺，广一丈三尺八寸。载鱼三万斤。船上有三桅。中桅高四丈六尺；头桅高三丈二尺，尾桅高二丈。桅帆广狭，视头号密尾船虚实。收网则用车盘，安置船面，其长与船同滴。鱼网每张重一百斤。其行驶及采捕法，与头号密尾船同。

鱼多时，每网得鱼二三千斤，少则七八百斤。渔夫除舟子眷属外，僱用六人。每船连渔具共值银八百元。开尾船分二三等，式同，但广狭长短迥异耳。

海南艇。长三丈五尺，广一丈。载鱼一万斤。船上有二桅，大桅高四丈；小桅高二丈六尺。桅帆亦视头号密尾船迥异，其行驶及捕捞法亦如之，收网亦如之。鱼网每张重四十斤。鱼多时，每网得鱼一千斤，少则一二百斤。渔夫除舟子眷属外，僱用五人，每船连渔具共值银八百元。此等船多在粤海面捕捞，间往越南。

两头尖浅海船。长二丈八尺，广一丈。船上只有一桅，高三丈四尺。桅帆视头号密尾船迥异。鱼网每张重十余斤。渔夫僱用四人。即在北海海面捕捞鱼虾，朝去暮返。每船连渔具共值银二百五十元。

渔具

一曰网。头号渔船所用之网，其网头长十二丈，广七丈，网眼广一寸四分，网尾长四丈，广一丈，网眼广三分。二号渔船所用者，其网头长九丈，广四丈，网眼一寸二分，网尾长二丈，广五尺，网眼二分。余船迥异。网口上系有浮木，每长五寸，广四寸，厚一寸三分。每浮木相间，由尺余至数尺不等。网口下系有坠铅，广八分，长一寸三分，厚一寸三分，每坠重十余两。盖浮木用以浮在水面，使网口张开，坠铅使网下坠也。以上所言轻重广狭，系指头号、二号船之网而言，其小船之浮木坠铅，因网迥异。头、二号网绳，用麻绞成，每长一十八丈者，则重一百觔。结网之法，用苧麻纺作二绞或纺作三绞成线，网尾用线稍粗。结用小竹削片为梭一枚，其梭两旁雕空，中留竹针一枝，以线绕于竹针之上，随织随绕，便可成网。结成后，须用茹蓂染之；或用油柑皮熬成胶水染晒，然后可用。

一曰捞箕。用以捞网内之鱼。大小不一，其大者可载鱼一二百斤。其形如袋，口圆，屈铁枝为边，横木其中，其箕柄用木为之，长丈余，即插横木之孔。捞时须用二三人合力。捞箕亦以苧麻为之，眼广一二分不等。

一曰钓。钓钩以铁线屈曲，锉成倒钩须，以安肉饵，饵以虾肉为多。小钓系以樟木蚕抽出之丝（名樟木树上之蚕，故名），其色明亮如水，垂入水中，使鱼不见。可钓数斤之鱼。大钓系以麻绳，可钓百余斤之鱼。计以钓取鱼者，约有艇二百艘。

一曰铁标。束作叉形，均锉倒钩须。标头系以大麻绳，遇有巨鱼，则以铁标标之，标入鱼身不可拔，即放长绳随鱼去，俟其困惫，

始牽至岸。雷州屬之捕海公魚者，多用此法。

繒棚。高一丈六尺，用二竹豎起成梯樣，棚上安絞盤一個，可立二人。以手絞盤，可使繒上下，放繒處有四竹插入水中，每竹系一繒角。繒下則竹與之俱下，繒起則竹與之俱起。繒長三丈，廣二丈二尺，重三十斤。魚多時，每繒可取魚一千余斤，少則或二三斤不等。北海上下，約有繒棚五十架。繒亦以苧麻為之。漿繒之法，亦用茹葭或雨油柑胶水。

土產

以靛、籽為大宗。水靛多出合浦屬之寮圩、張黃、福旺、小江、靈山之武利；廣西之博白等處。靛以桶計，每桶重七十斤。籽出合浦屬之兩場、張黃、北塞、伯勞；靈山之武利；欽州之那思等處。籽有赤白二種。然白籽稱武利，赤籽稱欽州；其次厥為海味，若魷魚、墨魚、大蝦、咸魚等；此外生豬、生牛，均出本地；元肉亦一大宗，以廉屬為最；牛皮、水牛皮、雞鴨，胥出于欽廉；烟叶以高州屬之安鋪、青平兩處為多；黃絲出于小董。該處距欽州九十里；又合浦屬之常樂、石康等處，均有所出。近有辦往香港，因之運至北海者，然每年亦百担左右耳；花生油亦出口之一大宗。查光緒十五六年前，每年出口多至八百万斤，后漸遞減，以花生之歉收也。近十年，每年轉借香港運來數十萬斤，至二十九、三十年，改播洋種，所出亦足本地之用，至現年無復由港來矣。

白龍城海面，有珠池島。在北海東約一百二十里。每年四月間，即有渡船三四十艘，人約三四百，出海采珠，至五月上。近年出珠不多，今年尤少。其大者重只四五分；小者如粟米，重約三五厘而已。近有安南珠，混充廉珠，比廉珠大而價平，然珠色不及矣。

矿产

合浦屬公館之鐵山，產鐵礦，遍山皆是，且礦坑一律。距府一百三十里；距公館僅五里。用小艇駁運，出水甚便。如經老鴉洲、石頭埔、對達頭至北海，約十點鐘可到。前經土人开采，俱用土法，并未試用機器，且向系隨挖隨賣而已。查該山系屬官山，如能合股設立公司开采，僱募工人作工，亦甚易易。合浦屬之仙人橋，在北海東約一百三十里，距最近之南口圩約十里。該處產礦石，現未驗悉系何礦。礦地甚廣，且又近海，小舟可達，如遇順風，一日可至。礦地屬糧地畝所管，开采亦易；蓋以柴薪既多，工價亦賤，每工連

食日需钱百三四十文不等；又矿地流出一种之水，有硫磺气味，工人疑可制为煤油。合浦属金矿，如大隆圩、长永、石康，皆有金出。土人多在山坑淘取，每日所得，或半毫、一二毫不等。大隆圩距府治约八十里。昔年有人经集公司科本数千，买地招工淘探，计得金不过数钱，资本尽亏，而公司即散。

合浦属之石头埔，产有煤矿。距北海东约一百六十里。光绪二十三年，尝有公司凑集资本六十万两开办，既而公司以煤质不佳，遂以中辍，大抵开采未善所致。查石头埔，距水甚近，由北海抵该处，水程约十点钟，沿途湾泊妥贴，风雨无虞。由煤井运煤上船，亦甚便捷。

钦州东兴王关山，产锡矿。前经冯宫保开办，惟不甚畅销，以至耗本，因而行办。癸卯年，蔡直牧其铭复稟请开办，厥后冯宫保募勇赴西，而蔡直牧随同偕行，是以所办中止。至甲辰冬，善后局尝派池委员往勘此矿。现闻此矿已有董姓开办，殆亦不甚畅销。

钦州属之宿和村、鸡窝村，矿产金沙，苗甚畅旺。宿和为上，鸡窝次之。咸丰、同治间，乡人互争采取，尝致械斗，官遂封禁。现该地尽为禾黍矣。闻田间之鸭，其粪亦杂有金沙，矿苗之旺，可见一斑。

灵山属之旧州地方，有煤矿一区。

钦州属之十万大山，亦多产锡矿。

职官

球场司为北海地方官，向以巡检充补，现年署理者为鲍少尹国楨。江苏人。至十月卸事。接署者为孙少尹光祖。河南人。

税务司。总理北海关税务，由总税务司赫德扎委西人三四品銜之员充当。现年在任者为湛参。至十月告假返国。署理者为欧森。

常关向有专员，自光绪二十七年十月朔，归税务司兼办。现年督宪扎委廉州府高太守甄昌兼理；后由高太守扎委代表一员，常驻关内办事。现年代表员为延龄尹庚，驻京口州人。

厘金厂委员。总办厘金及台炮经费事务，向以州县充当。现年委员为谭大令襄云。湖南人。至五月为及瓜之期，接办者为罗大令仰棠。湖南人。

洋务局委员。专办通商交涉事及稽查华工出洋各事宜。州县府道均可充当。光绪三十年，办理者为丁直牧平澜。福建人。至十二月十九日卸事。接办者为梁观察南勳。广东三水人。